



美食与美文

北 婴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青年阅读文库 · 散文卷

青年阅读文库

散文卷

美食与美文

北 婴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食与美文/北婴编,一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4

(青年阅读文库·散文卷)

ISBN 7-5419-7544-3

I. 美… I. 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349 号

5267-3 / 12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625 印张 4 插页 123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2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长安南路长延堡工业区 邮编:710061 电话:5256640

前 言

选在这里的这些现、当代作家谈论饮食的散文，仅只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以饮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一小部分，然而亦足以使我们在阅读、欣赏之余获得许多关于饮食、人生的知识与感受。

在作品中谈论饮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古往今来，许多作家喜欢在诗文中谈吃说喝，这大约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的民族有关。祖先们曾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堪称世界之最，至今仍被国人引以为骄傲。或许，正是因为文学的加入或曰点化，我们的饮食文化才更成其为“文化”，才具有了某种诗意的韵味。文学与饮食的结缘，使饮食文化不断地得到诗情的浇灌，所以说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之形成，亦有文学的一份功劳。

作家的谈吃说喝，不是在撰写食谱，亦不完全是叙述“口舌”之福，而是意在通过人类的饮食行为，表现自己从中所体悟到的社会、人生意义。他们不会在作品中细列某种菜肴的选材，制作过程，亦不会将全部笔墨用于介绍其色、香、味特点以及嚼咽时的诸般快意，而是重在意趣的阐发，即表现人类的饮食行为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以及生活情趣。所以，他们并不专意着眼于那些大炒大烩的华丽宴席，而更钟情于那些虽属百姓日常

享用，但曾经与自己的人生有过某种密切联系的饮食，其可能是一盏清茶，或一杯名不见经传的土酒，或自幼吃惯了的家乡饭菜，或某种地方风味小吃，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家饭桌上天天有之的白菜、豆腐之类，或某种难以归入常规饮食行列而更多地是在灾荒岁月里用来充饥的东西如榆钱儿、菜根，等等。这些食品，虽再平常不过了，但在作家们的笔下皆成了美味佳肴，他们能从中品尝到不平常的滋味来，而这种滋味与其说是食品本身的滋味，倒不如说是某种人生的滋味，在这种饮食偏向或嗜好的背后往往是一种人生的执著。作家们描写它们，实际上是在回忆、表现自己的人生感受，通过它们来传达自己生活中的审美情趣。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些被描写的对象完全诗意化了。以致我们读来如闻其香，如品其味，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人类的饮食行为，并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行为，被赋予了许多意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在人的饮食方式、饮食习惯方面，也存在着真、善、美与假、丑、恶之别。有的饮食行为体现了人类追求美善、追求情趣化和审美化的倾向，而有的饮食行为则暴露了人类的种种恶习，比如奢侈、腐化、庸俗等等。所谓食不厌精，自然代表着人类饮食行为的文明进化。但是，如果将饮食作为摆阔气、显排场的手段，并且在其过程中加进去交易、投机内容，则所谓的“美食”便不美了，其中本应具有的诗意化情趣便荡然无存了。文学与饮食的结缘，正是为了赞扬人类“美食”行为中的诗性成分，批判其中的丑恶现象。所以，说到底，作家们以饮食为题材的创作，其落脚点还是在于表现人性、表现社会。

这里所选的这些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描写、谈论社会上的种种宴席现象，重点在于揭露、批判饮食行为中所

体现出来的民族劣根性。比如钱钟书的《吃饭》、王了一的《劝菜》、郑振铎的《宴之趣》等，或通过生活中请客吃饭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或通过饭局间相互劝菜这一习惯，来表现对社会、世俗及人性的清与浊、雅与俗。二、描写一些菜肴的烹饪方法以及特点、品尝感受，同时介绍关于这些菜肴的一些掌故，意在以美文写美食，表现作者在饮食方面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比如俞平伯的《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梁实秋的《西施舌》和《醋熘鱼》等，作者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美食家，他们通过对自己所喜欢的一些菜肴的制作过程、品尝要领以及其色香味特点的生动形象的描绘，或者通过对某家饭馆某道著名菜肴的描写，表现了他们在饮食方面的趣味追求。经过他们的描写，这些菜肴，即使是非常普通不过的，也立即充满了诗情画意。三、描写地方风味小吃，通过此来展示该地方的风土人情。如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识录》便如此，作者通过对各种陕西风味小吃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该地的民俗，变俗为雅，情趣盎然。四、描写品茶，表现其中所体现的高雅的生活情趣。有周作人的《喝茶》、何为的《佳茗似佳人》、汪曾祺的《泡茶馆》等，俱通过日常生活中喝茶这一极为普遍的饮食行为，抒发人生感受，漫议生活乐趣，同时亦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美学特征。五、谈饮酒，通过饮酒方式和饮酒趣味，来表现酒与人生之趣以及对于社会、人生的种种感受。在这方面，我们选了周作人的《谈酒》、丰子恺的《酒令》、柯灵的《酒》等，俱意义丰饶，透露出一种醇厚的香味，亦如其所谈论的酒一样。六、描写自己最钟爱的某种食物，以引发作者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珍贵的回忆，或者发表现实人生的某种看法。如陈子展的《萝卜》、钟敬文的《荔枝》、马瑞芳的《煎饼花儿》等。总之，通过这些散文，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并可得

到人生观方面的诸多启迪,同时还可受到生活情趣、审美感受力方面的熏陶。

本书所选,侧重于文学欣赏,故比较注重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佳作。我们相信年轻的朋友们通过阅读这些现、当代文学中描写饮食的优秀散文,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饮食方面的文化修养素质,提高生活中的审美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文学修养和作文能力方面得到诸多的裨益。由于能力有限,诸选编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1995 年 3 月

目 录

前 言	[1]
喝茶	鲁 迅[1]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3]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5]
喝茶	周作人[7]
谈酒	周作人[10]
菱角	周作人[13]
谈吃	夏丏尊[16]
宴之趣	郑振铎[20]
萝卜	陈子展[26]
吃瓜子	丰子恺[30]
食肉	丰子恺[36]
酒令	丰子恺[37]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	俞平伯[40]
打橘子	俞平伯[48]
劝菜	王了一[53]
西施舌	梁实秋[57]
醋熘鱼	梁实秋[59]

蟹	梁实秋[60]
佛跳墙	梁实秋[63]
莲子	梁实秋[65]
吃鸡赘语	钱歌川[68]
征途食事	李一氓[73]
荔枝	钟敬文[82]
咬菜根	朱 湘[86]
秋末晚菰	叶灵凤[88]
酒	柯 灵[91]
吃饭	钱钟书[97]
沙滩的吃	张中行[102]
吃家乡饭	张中行[105]
吃菜根	孙 犁[110]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112]
泡茶馆	汪曾祺[125]
茶干	汪曾祺[134]
佳茗似佳人	何 为[140]
茶性	艾 煊[144]
茶之梦	忆明珠[147]
唱给豆腐的颂歌	忆明珠[149]
煎饼花儿	马瑞芳[154]
水乡茶居	杨羽仪[161]
陕西小吃小识录(节选)	贾平凹[165]

鲁 迅(1881—1936)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之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1902年赴日学医,其间曾受教于藤野先生。1906年决定弃医从文,从事文学运动。1909年返国。后在五四时期崛起于文坛。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及大量的杂文等。

喝 茶

鲁 迅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

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窠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敏锐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9月30日

（选自《梦醒了的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周作人(1885—1967) 原名周遐寿,浙江绍兴人。1906 年赴日留学,并与乃兄周树人一起译成《域外小说集》。1911 年回国后当教员。五四时期成为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抗战期间曾附逆,担任伪职。其一生著译颇丰。主要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等。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

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合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1924年2月

（选自《周作人美文精粹》，作家出版社，1991）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陴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

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漉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

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选自《周作人美文精粹》，作家出版社，1991）

喝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 Teaism），而且一定说得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

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百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 1919）里很巧妙地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